

李辉传记作品系列

沈从文与丁玲

初识丁玲 北京三人行 冯雪峰与丁玲
『三角恋爱』 《红黑》《人间》何匆匆
胡也频遇难 风雨故乡行 情涌笔端记也频
丁玲主编《北斗》时 冯达的出现
丁玲失踪 湘西原本多侠气
幽居南京 世事三十年
劫后重逢忽起波折 沧桑永无终结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HUBEI PEOPLE'S PRESS



李辉传记作品系列

沈从文与丁玲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HUBEI PEOPLE'S PRESS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从文与丁玲/李辉著.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216-04167-4

I. 沈…

II. 李…

III. ①沈从文(1902 ~ 1988)——生平事迹②丁玲(1904 ~ 1986)——生平事迹
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5453 号

沈从文与丁玲

李辉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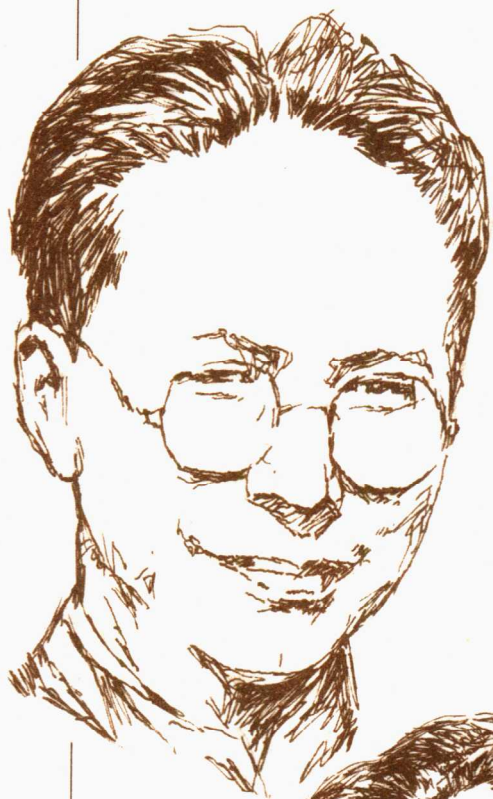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:
发行: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720 毫米×1015 毫米 1/16
字数:279 千字
版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
印数:1-8 000
书号:ISBN 7-216-04167-4/K · 425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18
插页:1
印次: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30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

沈从文与丁玲

新版自序

李辉

《沈从文与丁玲》完成于1990年，初版时书名为《恩怨沧桑——沈从文与丁玲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）。现在来看，这一书名并不理想，显得颇为空泛。有朋友建议，不如就叫《沈从文与丁玲》更好，明确而朴实。心想，一个不错的建议，故新版时定为此名。

最初，并没有计划写这样一本详尽地讲述两位著名作家交往史的著作。1989年下半年，开始我只是在姜德明先生的建议下，找出当年连载沈从文《记丁玲女士》的《国闻周报》，对照着单行本进行校勘。当时，正值个人情绪低落，写作计划停顿而有些茫然之时，我想借这样一种坐下来在图书馆细心校勘的方式，让自己沉静下来。未曾想到，校勘中我看到了许多年前生动的历史场景，看到了两个作家个体生命在时代大变革之中发生的复杂变化，而这种变化又折射出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、矛盾甚至对立。

于是，有一天，校勘最终诱发我开始追寻这两个作家的交往史，试图借梳理漫长六十年间他们由相识、相助、合作、友好到隔阂、淡漠、矛盾、反目的全过程，描述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闷、彷徨、奋斗、抗争乃至寂寞、磨难等。

在校勘和阅读相关史料同时，我开始了采访。在采访过程中，我得到了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女士、丁玲女士的丈夫陈明先生的帮

助；冰心、巴金、施蛰存、萧乾、赵家璧、唐弢、徐迟、刘祖春、范用、汪曾祺、林斤澜、姜德明等前辈，以书信或接受访谈的方式，为我提供帮助；邵燕祥先生不仅为我提供细节，还细心校阅我的部分初稿……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帮助，我的追寻显然是难以实现的。

这些年里，一些帮助过我的老人先后故去，在此，谨向逝者表达深深的感激和怀念。同时，祝愿健在的前辈健康，愉快！

此次新版，正文仅做少许修订，但增加了部分附录。附录主要包括与主题相关的史料、采访过程中的部分书信、围绕本书发生的故事等。希望这些附录，能够使读者多角度地了解历史背景。这些年，我仍不断在收集相关的史料，故在新版中增加了不少历史图片，相信它们的加入能补充文字难以表达的历史信息，一本十五年前的旧作或许因此有了更多更新的阅读价值。

转眼间十五年已成过眼烟云。

以往研究历史时，常常觉得八年、十年、十七年……好像它们都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段。可是，当自己亲历了这样一个十五年之后，忽然发现，即便十五年实际上也很短，很短。世事变化已与当年迥然相异，当年的追寻忽然间也成了此刻的追忆。时间如此无情，记忆难免忧郁，除了感叹，还有什么呢？

2004.9.21，北京

序

姜德明

一口气读完了《沈从文与丁玲》，这是我近来读书时很少有的情况。这是一本可读性很高的书，一本以事实为依据而又不乏真知灼见的书。这里既有丰富的史料可供我们比较、查考，又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品味，不仅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会感到兴趣，还可帮助读者借此来阅历人生。这是一部文学研究的札记。也是一部富有情节性的散文随笔。

沈从文与丁玲，生前都不曾隐晦过他们之间的纠葛。特别是丁玲同志，她很激动，一再主动地向局外人公开了他们之间的矛盾。她当然认为这是必要的，正确的。沈从文先生生前没有公开写文章，但是他在与人通信时还是发泄了不平。这些信到底也由别人公开发表了。所以我在没有读李辉同志的这部专著以前，就已经读到了不少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不同议论了。我以为这不足为奇。谁都知道作者的文章一经发表，也属于社会所有，而当事者的动机，当然要想通过舆论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承认，否则何必要发表文章呢？当事者既然要使社会上周知其事，局外人也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加以判断和比较，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，因此也就有了发言的资格。我想，李辉同其他的“好事者”一样，他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介入了这场公案。

我同意李辉对这一公案的认识和分析：

沈从文、丁玲,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,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,有各自的风景。他们即使从不相识,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,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采。

但是,历史既然安排他们相识在北京,相识在他们开创未来文学生活的起端,他们的恩怨沧桑,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,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,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。(见本书第十六章:《沧桑永无终结》)

世无完人,我在读李辉同志这部著作以后,丝毫也没有减弱我对沈从文、丁玲的敬佩,也没有使我对他们多年来的坎坷命运失去了同情。他们的作品永远是我喜爱的。

我最初知道沈从文、胡也频、丁玲的名字,还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,我在天津北门西、天津县政府旁边卖旧书的地摊上,买到一本沈从文著的《记胡也频》。封面上是胡也频的西装半身照。尽管当时有些背景知识我还茫然,但是在我心中已深印下了沈、胡、丁三人的影子。后来,我又看了沈从文写丁玲的两本书:《记丁玲》和《记丁玲续集》。我获得很多知识,也产生某些疑惑不解。

有趣的是,若干年后,我在北京先后见到了沈从文和丁玲。

1956年报纸改版,我奉命跟萧乾(副刊顾问)跑。他带我遍访京城的名作家,我们也到过东城的沈家。只记得沈先生很拘谨,光是微笑,话很少。沈夫人张兆和女士正当中年,穿了一件毛蓝布的中式短褂,不是对襟的那种样式,显得非常大方、典雅。这以前,蓝翎同志已经拜访过沈先生了。应该说,党报文艺编辑的先后来访,对于原来已经万念俱灰的沈先生,是一次意外的鼓动。他终于为我们的副刊写了一篇散文《天安门前》,交给了蓝翎同志。那时蓝翎和我同在副刊共事。这也许是沈先生在1949年以后第一次重新拾起了文艺的笔,可惜也只是偶尔一试而已,从此再没有给我们写稿,大约此时子冈同志还向他约了一篇《新湘行散记》,是在《旅行家》上发表的吧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不久,《文艺报》在新侨饭店举行一次散文座谈会,

我又见到了沈先生。他同臧克家、李健吾、季羨林挤坐在一张长沙发上。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，我过去问候时，他们一起谦虚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这使我万分不安，老人们道德风仪深入我心。我再向沈从文先生约稿，并提起当年为我们写的那篇《天安门前》。他仍然像二十几年前一样地微笑不语。开会时，我发现他捧着一个练习本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别人的发言。我很奇怪，这有必要吗？

沈先生去世后，我在沈家见过一次张兆和先生。她已经白发苍苍了，不过仍如过去一样的文静、可亲。

丁玲同志，我常常在有关的会场上见到她。当然，这已经是 80 年代的事了。还是 1979 年她刚从山西回到北京的时候，那时她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。报纸当时的总编辑秦川同志，让我们去看看丁玲。作为私交，他已经看望过丁玲同志了，而且还跟我说，当年他在延安时，丁玲曾经是他的领导。我特别约了解波一道而去。我想象中的丁玲应该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性，一定很豪放，但是见面之后，发觉她沉静而安详，一点也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。那时丁玲同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她向我们介绍了她这些年的经历，我们问候了她的健康。她还给我们看了她正在用以写作的那个活页夹子，还有《杜晚香》的原稿……不久，我们为丁玲同志的问题得到解决而高兴。此后几次在公共场合，我都发现她爱穿一件紫红色的毛衣，这也反映了她当时愉快的心情。她比初回北京时年轻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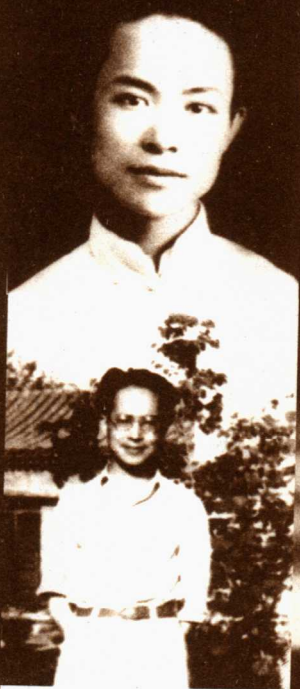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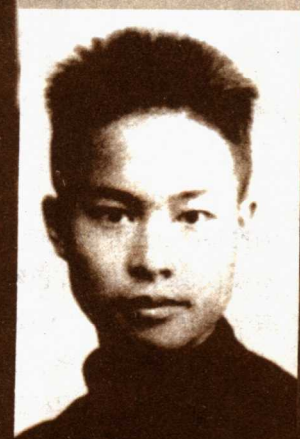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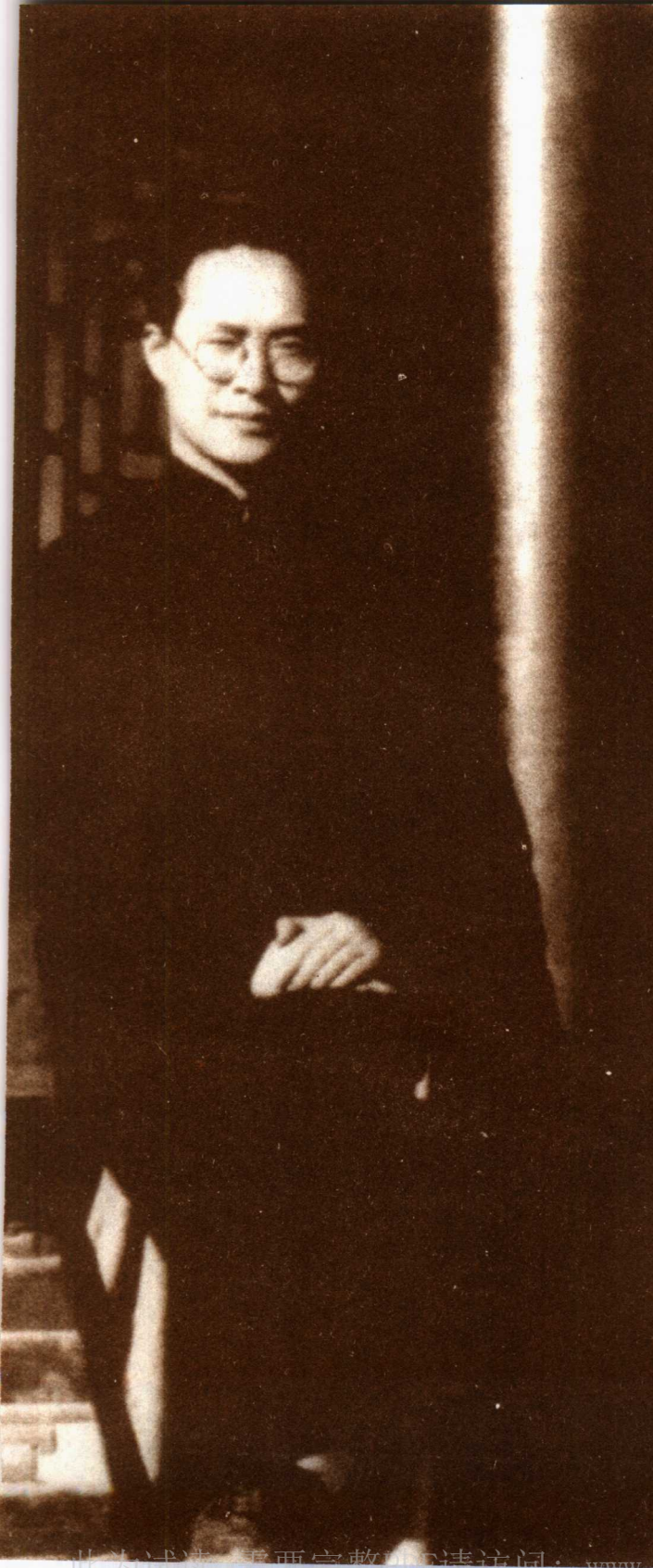
我同本书作者李辉同志相识的时候，彼此还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。后来他调来我们单位，彼此又成为同事。我们年龄有别，业余爱好却有些相似。有暇时我们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，但八成离不开现代文学，离不开作家和书刊。我们都有很多美丽的梦，想弄这又弄那。李辉到底比我年轻，不仅精力充沛，思想也活跃，知识比我丰富。有一次，我把自己早想做而无精力做的事告诉他，希望他来 completion。当年我曾经想找出最早发表沈从文记丁玲的《国闻周报》，据以校勘辑录出被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割的文字，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，应该有人来做。少壮派的李辉一口应承了。从此，他默默地伏案工作起来，而且随着时间

的推移。他的目光亦有所发展，结果远远超过了我原先设想的规模，不仅仅是研究著作，已经完成了一部有血有肉，有风有雨，有恨有爱，有情有理的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文学读物。作者找了多少不易找到的书刊啊，又跑了多少路去访问各位知情者，我很羡慕他那旺盛的精力，也佩服他的见识和工作热情。

我绝对相信年轻人一定会胜过前一代人。

正因为李辉同志的这本书与我有这么一点牵扯，因此他希望我能对他的书写点什么，于是就有了我这篇东西。不过我很怀疑，如此拉杂的文字能说是一篇序吗？

1991年3月于北京





沈从文与丁玲

目录

新版自序 李辉 /1

序 姜德明 /3

一 初识丁玲 /1

二 北京三人行 /10

三 冯雪峰与丁玲 /21

四 “三角恋爱”！？ /31

五 《红黑》、《人间》何匆匆 /41

六 胡也频遇难 /53

七 风雨故乡行 /66

八 情涌笔端记也频 /74

九 丁玲主编《北斗》时 /83

十 冯达的出现 /94

十一 丁玲失踪 /103

十二 湘西原本多侠气 /114

十三 幽居南京 /124

十四 世事三十年 /135

十五 劫后重逢忽起波折 /152

十六 沧桑永无终结 /163

附录一

李辉：《记丁玲女士》校勘辑录 /174

李辉：《沈从文与丁玲》为何被“腰斩”？ /184

李辉：纪实，还是编造？ /190

附录二

沈从文:丁玲女士被捕 /198

沈从文:丁玲女士失踪 /200

沈从文:《记丁玲》跋 /202

沈从文:致徐迟 /205

沈从文:致周健强 /208

周健强: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 /211

丁 玲:也频与革命 /220

陈 明: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(节录) /223

周良沛:也谈所谓的丁、沈“文坛公案” /227

陈漱渝:干涸的清泉 /232

邵燕祥:关于丁玲 /247



附录三

张兆和:致李辉(7封) /250

施蛰存:致李辉(3封) /253

赵家璧:致李辉(3封) /255

刘祖春:致李辉(2封) /258

余培忠:致刘祖春(1封) /260

邵燕祥:致李辉(1封) /262

后记 李辉 /264



壹

初识丁玲

故乡都已遥远。生活正在开始。

一个古老的都市，一个苦难却又充满刺激充满诱惑的时代。未来的故事，就在一次偶然相遇中开始。谁也没有将目光投向未来，谁也不会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纪，去构想未来漫长曲折的路。更不会料想一次简单的相识，一个寻常到毫无传奇色彩的故事开端，会延续那么悠长，会叠现出那么多的画面，会在散发出令人回味无穷的气息之后又带给人们无穷的遗憾。

沈从文与丁玲，相识了。正是开创生活的年纪。回忆往事是许多年之后的心境，此时，则对每天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新鲜，感到一种亲切。

一天早上，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，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青女人，来到我的住处。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外边不动，穿了一件灰布衣服，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调类裙子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望到我发笑。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，当时是一点不会客气的，我就问她，“你姓什么？”那女子就说，“我姓丁。”好了，这就得了，于是我房中就多了一个女人了。坐下时，女人还是笑，我那时候心里想：“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，却姓丁，倒真好笑咧。”（《记丁玲》）

这就是丁玲给沈从文的第一个印象。时间：1925年春天。地点：北京。引文中提到的“胡”，即胡也频。

此时的沈从文，正处在从极其艰苦的自我奋斗，走向成功的文学之路的转折时期。

从遥远的湘西来到这里，沈从文已经度过了三年左右时光。在这些日子里，这位当过湘西军人的年轻人，一直在困境中执著地做着文学的梦。他试图进大学成为一名正式大学生，然而，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他，在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时，只得了零分。他只能在公寓自己的“窄而霉小斋”里，忍受饥饿和寒冷的痛苦，无休止地写着。对于他，文学的诱惑是不可抗拒、无法摆脱的。

沈从文的命运，似乎是随着郁达夫的到来而出现转机的。1924年冬天，在收到沈从文的信之后，郁达夫走进了“窄而霉小斋”，看望处于穷困之中的这位22岁的文学青年。沈从文的窘状激起了郁达夫对社会的愤慨，当天晚上，他就写下了为沈从文大声疾呼的文章《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。

1925年1月，沈从文的作品开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，其中的一个副刊为《京报》的“民众文艺”，编辑者之一便是胡也频——当时叫胡崇轩。

胡也频比沈从文小一岁，1920年离开家乡福建，曾在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读书。学校停办，他来到北京，也在艰苦的生活中做着文学的梦。在发表沈从文的作品之后不久，胡也频和另一位编辑项拙来看望他。共同的文学兴趣，相似的生活感触，把他们紧紧联在一起了。

胡也频在认识沈从文之后没几天，便把丁玲带到了“窄而霉小斋”。沈从文的面前，就这样出现了一个陌生、新奇的女子，一个将在两年后闪现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新星，一个会与他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产生友谊和隔阂的湘西老乡。



1922年沈从文在湖南保靖



1919年，五四运动爆发。丁玲在家乡湖南常德积极参加游行、讲演、剪辫子等进步活动，并去成人夜校讲课，被学生称为“崽崽先生”。此时丁玲15岁

丁玲比胡也频小一岁。这样，他们三人的出生年月分别为：沈从文1902年；胡也频1903年；丁玲1904年。

这是青春的梦最为美丽的年纪，也是感情最为敏感和丰富的年纪。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，在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代，在中国新文学最富活力的时候，相逢在北京。

关于丁玲与胡也频相识之前的经历，《沈从文传》的作者凌宇有一段较为简练的概述：

丁玲在桃源读书时，五四运动的影响已到了湘西。“自觉”与“自决”，“独立互助”与“自由平等”的思想，燃烧起一群青年女学生的热情。丁玲不问家里意见如何，便和另外三个同学跑到长沙，转入男子中学，后又受上海“工读自给”的影响，又一同跑到上海，进了平民学校，并在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、邵力子、陈独秀、李达、陈望道、沈雁冰、施存统等教师。由于后来同伴中的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，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往甚密，遂闹得流言四起，丁玲就独自跑到北京，因朋友曹孟君和钱女士的关系，住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。她与胡也频相识，是由于和胡也频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绍。其时，左恭正与曹孟君恋爱，三位女友常常结伴到胡也频所住公寓来看左恭。

胡也频刚刚认识丁玲，就一见钟情，热情地爱上了她。他将她带到沈从文这里来的时候，两人相识不过三五天的时间，但却已经处在爱情萌发的时刻。

沈从文见到丁玲，两人一交谈，才知道他们同是